

神鵰俠侶

四

金庸武俠全集
評點本

文化藝術出版社



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推薦

金庸武俠全集

評點本

古有不朽之作，亦有不朽之評，《三國》、《水滸》、《紅樓》是也，毛宗崗、金聖嘆、脂硯齋是也。金庸當代文學大家，讀者之衆，空前絕後，見仁見智，各執一端。茲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廣約名家，共襄盛舉，乃有《評點本金庸武俠全集》之出版，亦拋磚引玉之意也。值此吾國傳統文化盛行於世之際，洵快哉美事也。

評點本
金庸武俠全集

神鵰俠侶

四

文化藝術出版社

目錄

第三十一回	半枚靈丹	(一一四三)
第三十二回	情是何物	(一一七七)
第三十三回	風陵夜話	(一二二四)
第三十四回	排難解紛	(一二六二)
第三十五回	三枚金針	(一三一二)
第三十六回	獻禮祝壽	(一三四七)
第三十七回	三世恩怨	(一三八一)
第三十八回	生死茫茫	(一四二〇)
第三十九回	大戰襄陽	(一四五二)
第四十回	華山之巔	(一四九七)
後記	(一五二六)

目錄

第三十一回	半枚靈丹	(一一四三)
第三十二回	情是何物	(一一七七)
第三十三回	風陵夜話	(一二二四)
第三十四回	排難解紛	(一二六二)
第三十五回	三枚金針	(一三一二)
第三十六回	獻禮祝壽	(一三四七)
第三十七回	三世恩怨	(一三八一)
第三十八回	生死茫茫	(一四二〇)
第三十九回	大戰襄陽	(一四五二)
第四十回	華山之巔	(一四九七)
後記	(一五二六)

第三十一回 半枚靈丹

若非按圖，就沒那麼容易了。

絕情谷佔地甚廣，羣山圍繞之中，方圓三萬餘畝。道路曲折，丘屏壑阻，但楊過與小龍女展開身手功夫，按圖而行，片刻即到，只見前面七八丈處數株大榆樹交相覆蔭，樹底下是一座燒磚瓦的大窯，圖中指明天竺僧和朱子柳便囚於此處。

楊過向小龍女道：「你在這裏等著，我進去瞧瞧，裏面煤炭灰土，定然髒得緊。」弓身走進窯門，一步踏入，迎面一股熱氣撲到，接著聽得有人喝道：「甚麼人？」楊過道：「谷主有令，來提囚徒。」

那人從磚壁後鑽了出來，奇道：「甚麼？」見是楊過，更是驚疑，道：「你……你……你……」楊過見是個綠衣弟子，便道：「谷主命我帶那和尚和那姓朱的書生出去。」那弟子知道谷主性命是他所救，曾當眾說過要他做女婿，綠萼又和他交好，此人日後十九會當谷主，倒也不敢得罪，說道：「但……谷主的令牌呢？」楊過不理，道：「你領我進去瞧瞧。」那人答應了，轉身而入。

越過磚壁，熾熱更盛，兩名粗工正在搬堆柴炭，此時雖當嚴寒，這兩人卻上身赤膊，下身只穿一條牛頭短褲，兀自全身大汗淋漓。那綠衣弟子推開一塊大石，露出一個小孔。楊過探首張去，只見裏面是間丈許見方的石室，朱子柳面壁而坐，伸出食指，正在石壁上揮劃，顯是在作書

下人心思。

朱子柳大是非凡。

遭懷，只見他手臂起落瀟灑有致，似乎寫來極是得意。那天竺僧卻臥在地下，不知死活如何。楊過叫道：「朱大叔，你好？」

朱子柳回過頭，笑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楊過暗自佩服，心想他被困多日，仍然安之若素，臨難則恬然自得，遇救則淡然以嘻，這等胸襟，自己遠遠不及，問道：「神僧他老人家睡著了嗎？」這句話出口，心中突突亂跳，只因小龍女的生死全都寄託在這天竺僧身上。朱子柳不答，過了一會，才輕輕歎道：「師叔他老人家抗寒熱的本領，本來遠非我所能及，可是他……」

楊過聽他語意，似乎天竺僧遇上了不測，心下暗驚，不及等他說完，便轉頭向那綠衣弟子道：「快開室門，放他們出來。」那弟子奇道：「鑰匙呢？這鑰匙谷主親自掌管。若叫你放人，定會將鑰匙交你。」

楊過心急，喝道：「讓開了！」舉起玄鐵重劍，一劍斬出，喀的一聲響，石壁上登時穿了一個大洞。那弟子「啊」的一聲叫，嚇得呆了。楊過直刺三劍，橫劈兩劍，竟將那五寸圓徑的窗孔開成了可容一人出入的大洞。

朱子柳叫道：「楊兄弟，恭賀你武功大進！」彎腰抱起天竺僧，從破孔中送了出來。楊過伸手接過。觸到天竺僧手臂溫暖，心中一寬，但隨即見他雙目緊閉，心道：「啊喲，這火浣室中死人也熏得熱了。」忙伸手探他鼻息，覺得微有呼吸出入。朱子柳跟著從洞中躍出，說道：「師叔昏迷過去，想來並無大礙。」楊過臉上一紅，暗叫：「慚愧！」自知真正關心的其實並非天竺僧死活，而是自己妻子能否獲救，問道：「大師給熱暈了麼？快到外面透透氣去。」抱著他走出。

小龍女見三人出來，大喜迎上。楊過道：「找些冷水給大師臉上潑一潑。」朱子柳道：

換一種方式寫楊過對小龍女的關心。

古有神農嘗百草，今有異僧試情花。

「不，我師叔是中了情花之毒。」楊過一驚，問道：「中得重不重？」朱子柳道：「我想不礙事，是師叔自己取了花刺來刺的。」楊過和小龍女大奇，齊問：「幹麼？」朱子柳歎道：「我師叔言道：這情花在天竺早已絕種，不知如何傳入中土。要是流傳出去，為禍大是不小，當年天竺國便有無數人畜死於這花毒之下。我師叔生平精研療毒之術，但這情花的毒性實在太怪，他入此谷之時，早知靈丹未必能得，就算得到，也只救得一人，他發願要尋一條解毒之方，用以博施濟衆。他以身試毒，要確知毒性如何，以便配藥。」

楊過又是驚訝，又是佩服，說道：「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大師為救世人，不惜干冒大難，實令人欽仰無已。」朱子柳道：「古人傳說，神農嘗百草，覓藥救人，因時時食錯毒藥，臉為之青。我這位師叔也可說有此胸懷了。」

楊過點頭道：「正是。不知他老人家何時能够醒轉？」朱子柳道：「他取花刺自刺，說道若是所料不錯，三日三夜便可醒轉，屈指算來已將近兩日了。」楊過和小龍女對望一眼，均想：「他昏迷三日三夜，中毒重極。好在這情花毒性隨人而異，心中若動男女之情，毒性便發作得厲害。這位大和尚四大皆空，這一節卻勝於常人了。」

小龍女道：「你們在這窩中，是那裏找來的情花？」朱子柳道：「我二人被禁入火浣室中後，有位年輕的姑娘常來探望……」小龍女道：「可是長挑身材、臉色白嫩、嘴角旁有顆小痣的麼？」朱子柳道：「正是。」小龍女向楊過一笑，對朱子柳道：「那是谷主之女綠萼姑娘。她聽說兩位是為楊過求藥而來，自是另眼相看。除了不敢開室釋放之外，你們要甚麼便給甚麼了。」朱子柳道：「正是。師叔要她攀折情花花枝，我請她遞訊出外求救，她一一應允。這火浣室規定每日有一個時辰焚燒烈火，也因她從中折衝，火勢不旺，我們才抵擋得住。我常問她是誰，她總

這話由小龍女說，格外有意思。

不肯說，想不到竟是谷主之女。」小龍女道：「我們所以能尋到這窩，也是這位姑娘指點的。」楊過道：「尊師一燈大師也到了。」朱子柳大喜，道：「啊，咱們出去罷。」楊過眉頭微皺，說道：「就是慈恩和尚也來了，這中間只怕有點麻煩。」朱子柳奇道：「慈恩師兄來了，那豈不是好？他兄妹相見，裘谷主總不能不念這份情誼。」他雖比慈恩先進師門，但慈恩的武功與江湖上的身分本來均可與一燈大師比肩，點蒼漁隱和朱子柳等敬重於他，都尊之為師兄。朱子柳請綠萼傳訊出去求救，原是盼慈恩前來，兩家得以和好，那知楊過說反增麻煩，甚是不解。

楊過畧述慈恩心智失常，以及裘千尺言語相激的情形。朱子柳道：「郭夫人駕臨谷中，那是最好不過，她權謀機智，天下無雙，況且有我師主持大局，楊兄弟你武功又精進若斯，必無他變。我倒是擔心師叔的身子。」楊過也覺天竺僧的安危倒是第一等大事，說道：「還是找個所在，靜候大師回復知覺。我夫婦和朱大叔一起守護便了。」朱子柳沉吟道：「卻在那裏好呢？」尋思半晌，總覺這絕情谷中處處詭秘，難覓穩妥的靜養所在，心念一動，說道：「便在此處。」

楊過一怔，即明其意，笑道：「朱大叔所言大妙，此處看似凶險，其實倒是谷中最安穩的所在，只要制住在此看守的那幾個綠衣弟子，使他們不能洩漏機密即可。」朱子柳伸手虛點一指，笑道：「這事容易。」抱起天竺僧，說道：「我們在這窩中安如磐石，還是請楊兄弟賢夫婦去助我師一臂之力。」

楊過想起一燈重傷未愈，慈恩善惡難測，自己若是只守著天竺僧一人，未免過於自私，於心難安，眼見朱子柳抱起天竺僧鑽入窩中，便和小龍女重覓舊路回出。

兩人經過一大叢情花之旁，其時正當酷寒，情花固然不華，葉子也已盡落，只餘下光禿禿的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枝幹，甚是難看，樹枝上兀自生滿尖刺。

楊過突然間想起李莫愁來，說道：「情之為物，有時固然極美，有時卻也極醜，便如你師姊一般。春花早謝，尖刺卻仍能制人死命。」小龍女道：「但盼神僧能配就治療花毒的妙藥，不但醫好了你，我師姊也可得救。」

楊過心中，卻是盼望天竺僧先治小龍女內臟所中劇毒，想天竺僧昏迷後必能醒轉，但若竟然不醒，終於死去，那便如何？眼望妻子，心中柔情無限，突然之間，胸口一陣劇痛。他知乃因適才為救程陸姊妹、花毒加深之故，生怕小龍女憐惜自己而難過，於是轉頭瞧著那些光禿禿的花枝，想起情意綿綿之樂，生死茫茫之苦，不由得癡了。

這時絕情谷大廳之中又是另一番光景。裘千尺出言激兄，語氣越來越是嚴厲。一燈大師一言不發，任憑慈恩自決。慈恩望望妹子，望望師父，又望望黃蓉，一個是同胞手足，一個是傳法恩師，另一個卻是殺兄之仇，心中恩仇起伏，善惡交爭，那裏決得定主意？自幼至老數十年來的大事，在腦海中此來彼去，忽而淚光瑩瑩，忽而嘴角帶笑，心中這一番火拚，比之他生平任何一場惡戰都更為激烈。

陸無雙見楊過出廳後良久不回，反正慈恩心意如何，與她毫不相干，輕輕扯了程英的衣袂，悄悄出廳。程英隨後跟出。陸無雙道：「傻蛋到那兒去了？」程英不答，只道：「他身中花毒，不知傷勢怎樣？」陸無雙道：「嗯！」心中也甚牽掛，突然道：「真想不到，他終於和他師父……」程英黯然道：「這位龍姑娘真美，人又好，也只這樣的人才，方配得上楊大哥。」陸無雙道：「你怎知道這龍姑娘人好？你話都没跟她說過幾句。」

是寫實，亦是寫意，
為後文鋪墊。

程英胸襟不同，見識亦不同。

忽聽得背後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道：「她脚又不跛，自然很好。」陸無雙伸手拔出柳葉刀，轉過身來，見說話的正是郭芙。

郭芙見她拔刀，忙從身後耶律齊的腰間拔出長劍，怒目相向，喝道：「要動手麼？」

陸無雙笑嘻嘻的道：「幹麼不用自己的劍？」她幼年跛足，引為大恨，旁人也從不在她面前提起，這次和郭芙鬥口，卻給她數次引「跛足」為諷，心中怒到了極處，於是也以對方斷劍之事反唇相稽。郭芙怒道：「我使用別人的劍，領教領教你武功。」說著長劍虛劈，嗡嗡之聲不絕。陸無雙道：「沒上沒下的，原來郭家的孩子對長輩如此無禮。好，今日教訓教訓你，也好讓你知好好歹。」郭芙道：「呸，你是甚麼長輩了？」陸無雙笑道：「我表姊是你師叔，你若不叫我姑姑，便得叫阿姨。你問問我表姊去！」說著向程英一指。

郭芙以母親之命，叫過程英一聲「師叔」，心中實是老大不服氣，暗怪外公隨隨便便的收了這樣一個幼徒，又想程英年紀和自己相若，未必有甚麼本領，這時給陸無雙一頂，說道：「誰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外公名滿天下，也不知有多少無恥之徒，想冒充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孫呢。」

程英雖然生性溫柔，聽了這話也不自禁有些生氣，但此時全心全意念著楊過的安危，無意爭這些閒氣，說道：「表妹，咱們找……找楊大哥去。」陸無雙點點頭，向郭芙道：「你聽明白了沒有？她不是叫我表妹麼？郭大俠和黃幫主名滿天下，也不知有多少無恥之徒，想冒充兩位的兒子女兒呢！」說著嘿嘿冷笑，轉身便走。

郭芙一呆，心想：「有誰要冒充我爹爹媽媽的兒女？」但隨即會意過來：「啊啲！她是罵我野種來著，罵我不是爹媽親生的兒女？」一聽懂她語中含意，那裏還忍耐得住？縱身而上，挺劍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痛快！

郭芙之「浮」，實在少見！

往她後心刺去。

陸無雙聽得劍刃破風之聲，回刀擋格，噹的一響，手臂微感酸麻。郭芙喝道：「你罵我是野種麼？」長劍連連進招。陸無雙左擋右架，冷笑道：「郭大俠是忠厚長者，黃幫主是桃花島主的親女，他二位品德何等高超……」郭芙道：「那還須說得？也不用你稱讚我爹娘來討好我。」她只道陸無雙真心頌揚她父母，劍招去勢便緩了，那知陸無雙接著道：「你自己呢？你斬斷楊大哥手臂，不分青紅皂白的便冤枉好人，這樣的行徑跟郭大俠夫婦有何相似之處？令人不能不起疑心。」郭芙道：「疑心甚麼？」陸無雙陰陰的道：「你自己想想去。」

耶律齊站在一旁，知道郭芙性子直爽，遠不及陸無雙機靈，口舌之爭定然不敵，耳聽得數語之間，郭芙便已招架不住，說道：「郭姑娘，別跟她多說了。」他瞧出郭芙武功在陸無雙之上，不說話只動手，定可取勝。豈料郭芙盛怒之際，沒明白他的用意，說道：「你別多事！我偏要問她個明白。」

陸無雙向耶律齊瞪了一眼，道：「狗咬呂洞賓，將來有得苦頭給你吃的。」耶律齊臉上一紅，心知陸無雙已瞧出自己對郭芙生了情意，這句話是說，這姑娘如此蠻不講理，只怕你後患無窮。

郭芙瞥見耶律齊突然臉紅，疑心大起，追問：「你也疑心我不是爹爹、媽媽的親生女兒？」耶律齊道：「不是，不是，咱們走罷，別理會她了。」陸無雙搶著道：「他自然疑心啊，否則何以要你快走？」郭芙滿臉通紅，按劍不語。耶律齊只得明言，說道：「這位陸姑娘說話尖酸刻薄，你要跟她比武便比，不用多說。」陸無雙搶著道：「他說你笨嘴笨舌，多說話只有多出醜。」

妙！

妙！

陸無雙找着了郭芙練門，豈能放過？

妙！

仍是這一招，郭芙便又招架不住了。

這時郭芙對耶律齊已有情意，便存了患得患失之心，旁人縱然說一句全沒來由的言語，只要牽涉到她意中人，不免要反覆思量，細細咀嚼，聽陸無雙這麼說，只怕耶律齊當真看低了自己。她自幼得父母寵愛，兩個小伴武氏兄弟又對她千依百順，除了楊過偶然頂撞於她之外，從未跟人如此口角過，今日陡然間遇上了一個十分厲害的對手，登時處處落於下風，她也已知道說下去只有多受對方陰損，罵道：「不把你另一隻脚也斬破了，我不姓郭。」說著運劍如風，向陸無雙刺去。陸無雙道：「你不用斬我的脚，便已不姓郭了，誰知道你姓張姓李？」轉彎抹角，仍是罵她「野種」。說話之間，兩人刀劍相交，鬥得甚是激烈。

郭靖夫婦傳授女兒的都是最上乘的功夫。這些武功自紮根基做起，一時難於速成。郭芙的天資悟性，多似父親而少似母親，因此根基雖好，學的又是正宗武功，但這時火候未到，許多厲害的殺手還用不出來，饒是如此，陸無雙終究不是她對手，加之左足跛了，縱躍趨退之際不大靈便。郭芙怒火頭上，招數盡是著眼攻她下盤，劍光閃閃，存心要在她右腿上再刺一劍。

程英在旁瞧著，秀眉微蹙，暗想：「表妹罵人雖然刻薄，但這位郭姑娘也太橫蠻了些，無怪他的右臂會給她斬斷。再鬥下去，表妹的右腿難保。」只見陸無雙不住倒退，郭芙招招進逼，忽聽得嗤的一聲，陸無雙裙子上劃破了一道口子，跟著輕叫一聲：「啊啣！」踉蹌倒退，臉色蒼白。郭芙搶上兩步，橫腿掃去。程英見她得勝後繼續進逼，陸無雙已處險境，當即輕輕縱上，雙手一攔，說道：「郭姑娘手下留情。」郭芙提起劍來，見刃上有條血痕，知陸無雙腿上已然受傷，得意洋洋的指著她道：「今日姑娘教訓教訓你，好教你以後不敢再胡說八道。」

陸無雙腿上創傷疼痛，怒道：「但憑你一把劍，就封得了天下人悠悠之口嗎？」她知郭芙深以父母為榮，偏偏就誣她不是郭靖、黃蓉的女兒。郭芙喝道：「天下人說甚麼了？」踏前一步，

敗一招，還以另一招。

長劍送出，要將劍尖指在她胸口之上。

程英夾在中間，眼見長劍遞到，伸出三指，搭住劍刃的平面，向旁輕輕一推，將長劍蕩了開去，勸道：「表妹，郭姑娘，咱們身處險地，別作這些無謂之爭了。」

郭芙挺劍刺出，給她空手輕推，竟爾蕩開，不禁又驚又怒，喝道：「你要幫她是不是？好好好，你們兩個對付我一個，我也不怕，你抽兵刃罷！」說著長劍指著程英當胸，欲刺不刺，靜待她抽出腰間玉簫。

牽出耶律兄來，引出下文。

程英淡淡一笑，道：「我勸你們別吵，自己怎會也來爭吵？耶律兄，你也來勸勸郭姑娘罷！」耶律齊道：「不錯，郭姑娘，咱們身在敵境，還是處處小心為是。」郭芙急道：「好啊，你不幫我，反而幫外人。」她見程英淡雅宜人，風姿嫣然，突然動念：「難道他是看上了她？」耶律齊半點也沒猜到她的念頭，續道：「那慈恩和尚有些古怪，咱們還是瞧瞧令堂去。」

陸無雙只聽得郭芙一句話，見了她臉上的神色，立刻便猜到了她心事，說道：「我表姐相貌比你美，人品比你溫柔，武功又比你高，你千萬要小心些！」這四句話每一句都刺中了郭芙的心事，她心頭一震，問道：「我小心些甚麼？」陸無雙冷笑道：「除非我是傻瓜，我才不歡喜表姐而來喜歡你呢！你橫蠻潑辣，有甚麼好？」這兩句話說得過於明顯，郭芙如何能忍？長劍晃動，繞過程英，向陸無雙脅下刺去。

她這一招叫作「玉漏催銀箭」，是黃蓉所授的家傳絕技，劍鋒成弧，旁敲側擊，去勢似乎不急，但劍尖籠罩之處極廣，除非武功高於她的對手以兵刃硬接硬架，否則極難閃避。程英眉心一蹙，心道：「這位姑娘怎地盡使這等兇狠招數？我表妹便算言語上得罪於你，終究不是死仇大敵，怎可不分輕重的便下殺手？好在黃藥師也傳過她這路劍法，於此一招的去勢了然於胸，當下

總是要讓郭芙發急、出醜。

還是幫了一招。

勁蓄中指，待郭芙劍劃弧形，鏗的一聲輕響，已將長劍彈落於地。

這一彈程英使的雖是「彈指神通」功夫，但所得力純在巧勁，只因事先明白對手劍路，恰於郭芙劍上勁力成虛的一霎之間彈出，否則她兩人功夫只在伯仲之間，單憑一指之力，可不能彈去郭芙手中兵刃。她跟著左足上前踏住長劍，玉簫出手，對準了郭芙腰間穴道。彈劍、踏劍、指穴這三下一氣呵成，郭芙被她一佔先機，處境登時極為尷尬，如俯身搶劍，腰間數穴道非有一處給點中不可，但若躍後閃避，長劍是給人家奪定了。她武功雖然不弱，臨陣經驗卻少，一時之間俏臉漲得通紅，打不定主意。

耶律齊喝道：「喂，這位姑娘，你把我的兵刃踏在地下幹麼？」側身長臂，來抓玉簫。程英手臂回縮，轉身挽了陸無雙便走。郭芙忙搶起長劍，叫道：「慢走，你我好好的比劃比劃。」陸無雙回頭笑道：「還比劃……」程英手臂一抬，帶著她連躍三步，二人已在數丈之外，陸無雙那句話沒能說完。

耶律齊道：「郭姑娘，她僥倖一招得手，其實你們二人勝敗未分。」郭芙恨恨的道：「是啊，我劍劃弧形，尚未刺出，她已乘虛出指。看不出她斯斯文文的卻這麼狡猾。」耶律齊「嗯」了一聲，他性子剛直，不願飾詞討好，說道：「這位程姑娘武功不弱，下次如再跟她動手，不可輕敵。」

郭芙聽他稱讚程英，眉間掠過一陣陰雲，忍不住衝口而說：「你說她武功好嗎？」耶律齊道：「是。」郭芙怒道：「那你不用理我，去跟她好啊。」說著轉過了身子。耶律齊急道：「我勸你不可輕敵，要你留神，那是幫你呢，還是幫她？」郭芙聽他話中含意確是回護自己，不由得一笑。耶律齊道：「我不是幫你奪劍嗎？你還怪我嗎？」郭芙回過頭來，說道：「怪你，怪你，

單包美女也有人愛，
世間緣法各有不同。

怪你！」臉上卻堆滿了笑意。

耶律齊心中一喜，忽聽得大廳中傳來吼聲連連，同時噲啞、噲啞，鐵器碰撞的響聲不絕。郭芙叫道：「啊啲，快瞧瞧去。」她本來聽裘千尺囉唆不絕，說的都是數十年前舊事，她可不知每句話中實都隱藏危機，越聽越是膩煩，便溜了出來，卻無緣無故的和程陸姊妹打了一架，這時猛聽得異聲大作，掛念母親，便即奔回大廳。

只見一燈大師盤膝坐在廳心，手持念珠，口宣佛號，臉色莊嚴慈祥。慈恩和尚在廳上繞圈疾行，不時發出虎吼，聲音慘厲，手上套著一副手鐐，兩鐐之間相連的鐵鍊卻已掙斷，揮動時相互碰擊，錚錚有聲。裘千尺居中而坐，臉色鐵青，她相貌本來就難看，這時更加猙獰可怖。黃蓉、武三通等站在大廳一角，注視慈恩的動靜。

慈恩奔了一陣，額頭大汗淋漓，頭頂心便如蒸籠般的冒出絲絲白氣，白氣越來越濃，他也越奔越快。一燈突然提氣喝道：「慈恩，慈恩，善惡之分，你到今日還是參悟不透？」慈恩一呆，身子搖晃，撲地摔倒。

裘千尺喝道：「孽兒，快扶舅舅起來。」公孫綠萼上前扶起，慈恩睜開眼來，見綠萼的臉龐在眼前不過尺餘，迷迷糊糊望出來，但見她長眉細口，綠鬢玉顏，依稀是當年妹子的容貌，叫道：「三妹，我在那裏啊？」綠萼道：「舅舅，我是綠萼。」慈恩喃喃道：「舅舅，誰是你舅舅？你叫誰啊？」裘千尺喝道：「二哥，她是你三妹的女兒。她要你領她去見大舅舅。」

慈恩瞿然而驚，說道：「我大哥麼？你見不到了，他已在鐵掌峰下跌得粉身碎骨，屍首無存。」一躍而起，指著黃蓉喝道：「黃蓉，我大哥是你害死的，你……你……你償他的命來！」

郭芙進廳後靠在母親身邊，接過妹子抱在懷裏，突見慈恩這般兇神惡煞般指著母親喝罵，立

郭芙嘴不饒人，不惹事才怪。

慈恩又變成了裘千

這一刺激起了作用。